



高速男篮主场100:79胜福建队

如愿三连胜 排名升第五



1月10日晚,山东高速男篮外援比斯利(中)在比赛中投篮。

□ 本报记者 王建

1月10日晚,高速男篮主场100:79击败福建队,取得三连胜。

本轮的另一场比赛,辽宁队主场102:100险胜广东队。这个结果使高速男篮如愿升至积分榜第五位。

哈迪卜高挂免战牌,拥有三外援的福建实际只有两外援可用。首回合面对三外援全部出战的福建队,高速男篮轻松取胜,此番对手少了哈迪卜,更应不在话下,但比赛的过程并没有像比分反映的那样悬殊。

哈迪卜场均能得到25.8分,他的缺阵对福建队影响非常大,尤其是首节和末节,原本可以使用双外援的福建队只能单外援出战,而且少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火力点。作为一支严重依赖外援的球队,福建队不得不更加倚重拜克斯和泰勒,这让高速男篮的防守变得简单许多。高速男篮总共赢了福建队21分,其中这两

节就赢了18分。

首节,福建队轮番起用拜克斯和泰勒,但他们都受到重点照顾,独木难支,外线又不像首回合那样如有神助。福建队的命中率极低,只得到12分。然而,高速男篮的进攻打得也不好,只领先8分。

福建队次节起用双外援后,形势有了变化。拜克斯和泰勒相互呼应,防守变得不那么容易,加之赵泰隆投中两个三分球,福建队渐渐追上比分。半场结束时,高速男篮38:37只领先1分。这是一个很低的比分,不是说两队的防守有多好,而是进攻实在都太差。

中场休息后,高速男篮终于恢复了正常。杰特连续得分,扑灭了福建队的追分势头;陶汉林、吴轲、睢冉等本土球员也找到手感,再度拉开分差。最终,6人得分上双的高速男篮击败了只有3人得分上双的福建队。

为何高速男篮上下半场的表现判若两队?赛后,高速男篮主教练凯撒表示,球队上半场打得不好是因为太疲劳,“之前我们拿到了20场胜利,球迷希望我们更好,每一场比赛都赢,但这并不容易。赛程很密集,球员非常疲劳,开局机会把握得不好。”至于下半场高速男篮状态回勇,凯撒并没有归功于自己在中场的战术调整,而是表示这是球员在疲劳阶段自己作出的反应和改变。

凯撒所说的疲劳影响,在比斯利身上似乎表现得最突出。几乎打满首节的比斯利只通过罚球得到2分,对于经常单节拿20分以上的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。次节,比斯利的状态依旧没有好转,所以福建队能一路追到只落后1分。第三节,比斯利才有所起色,得到9分,但依然与最好的比斯利相差甚远。该节,他因心情急躁差点领到技术犯规,还在最后时刻被泰勒隔扣。末节,比斯利没有再出场,全场比赛,比斯利只得到15分,创下他个人得分赛季新低。

赛后新闻发布会,凯撒带着屡屡投中关键球的杰特出席,他在评论球队状态时说:“有时候比斯利带着我们打一场,有时是杰特,这场比赛是国内球员带领我们取得了胜利。”



1月10日,电影《消失的爱人》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,导演黄真真携主演黎明、王珞丹(右图)、林俊杰、何承蔚一同出席。影片将于1月15日正式公映。 □CFP 供图

女篮赛场成“习武场”,唯有重典治乱

□ 苏斌

广东女篮外援叶琳娜成为这几天WCBA(中国女子篮球联赛)赛场上“最受伤”的人。与上海队的两场比赛,她接连被对手两位球员以恶意向中面部。

1月7日的比赛,叶琳娜在第二节一次争抢篮板球时被上海队的坎贝奇击中脸部,第三节又被坎贝奇肘击到眼部,伤口被缝数针。中国篮协一天后宣布,坎贝奇因故意伤害动作被停赛一场,无缘两队9日的再度碰面。

叶琳娜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,尽管“肇事者”坎贝奇被停赛,但9日的比赛另一位上海队球员史秀峰又对叶琳娜出手。第二节一次争抢篮板球后,史秀峰在无反抗的情况下直接给了叶琳娜面部一巴掌。愤怒的叶琳娜欲与对手

理论,被裁判和队友拉开,裁判随后将史秀峰驱逐出场。

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上赛季WCBA四川队与浙江队的比赛中曾出现大规模打架事件,两队共有23人遭到不同程度的停赛处罚,由于人数过多,中国篮协不得不采取“错开停赛”的方式。

过往不温不火的女篮赛场,怎么竟然年年以不光彩的方式“抢头条”?

无意揣测史秀峰挥起右拳那一刻的心态。比赛激烈胶着,双方球员互不相让,为了争抢球权有点火气实属正常,这也是竞技比赛的一部分,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那些冲人不冲球的附加动作。球员应对胜利的渴望转化成成功的进攻和防守,而不是那些只针对对手的故意伤害动作。球场不是“法外之地”,故意伤害伤人理应被严厉制裁。

坎贝奇被停赛一场,不少球迷认为,相比叶琳娜的伤情和动作的恶劣程度,这样的处罚未免太轻。记者查阅了相关纪律处罚规定,对于这种故意伤害动作,规定中给出的处罚意见是停赛1-5场。这意味着中国篮协在坎贝奇的禁赛处罚上采用了最低值。

或许主管部门希望通过一场禁赛能起到警示作用,但违规成本过低,几乎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助长违规行为,这样,处罚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。扇向已经面部受伤的叶琳娜的那一掌,也同样打在联赛主管部门的脸上。杜绝赛场暴力当然不是简单的一两招就可以完成,但在相关规定的范畴之内提高违规成本,是主管部门肃清赛场风纪的应有作为。

WCBA联赛办公室有关人员表示,史秀峰的故意伤害动作必将遭到追加停赛处罚,具体是何种力度,还要根据相关人员在搜集分析有

关证据后研究确定。

连续两场出现故意伤害动作,裁判和球队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。如果裁判员具备较高的临场处置能力和业务水平,及时准确界定坎贝奇的第一次伤人动作,及时对双方此前在争抢球权过程中出现的小动作给予警示,也许叶琳娜的眼部不会再遭肘击。这就又回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——裁判职业化。此外,球队未能引导球员树立正确比赛观念,只注重战绩而不注重球员人格的塑造,也会间接为球场上的打架事件埋下隐患。

高水平外援的引进,让近几年的WCBA联赛人气有所攀升,但与此同时场上火药味也越来越浓,乱象频仍。许多问题当然是需要在职业化进程中逐步解决的,但面对眼下的急症,重典治乱不失为一剂良药。

(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)

连载

关于“二战”的亲历实录——

我是女兵,也是女人

□ (白俄) 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吕宁思 译

4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“狩猎”(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),我的搭档叫玛莎·柯兹洛娃。我们伪装完毕,就趴了下来:我观察目标,玛莎持枪准备。突然间玛莎插嘴说:“开枪,开枪呀!你瞧啊,那不是德国人吗?”

我对她说:“我在观测,你开枪吧!”

“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,他早就跑掉了。”她说。

我还是固执己见:“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,瞄准好目标:哪儿是干草棚,哪儿是白桦树……”

“你是学校里解方程吧?我在这可不会解难题,我是来射击的!”

我看出,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。

“那好,你就开枪吧,怎么不开啊?”

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。这时,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。来了一辆马车,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。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,就消失了。而我们还在争执。我发现那军官又露出了,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,就有可能放跑了。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——这是短暂的一瞬,因为他立刻会消失——我下决心要开枪了。主意一定,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:这是一个活人,虽然是敌人,

可毕竟是个活人。于是,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,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,产生一种恐惧感。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。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,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,还真不容易。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,好像他就在眼前,那么近……而我内心很纠结,犹豫不决。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,扣动了扳机……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,就倒了下去。他死没死我不知道。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,心里害怕极了: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?!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。是的,简单说,就是惊心动魄!

永生难忘……

我们回到营地后,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。团小组长克拉瓦·伊万诺娃对我说:“不能怜悯他们,应该憎恨他们……”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。那时我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,而她总是请求说:“别唱了,姑娘们,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,到那时再唱吧。”

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,真不容易习惯。去仇恨并且去杀人,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,不是我们的事……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,说服自己……

——玛丽亚·伊万诺娃·莫罗卓娃(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,上等兵,狙击手)

几天后,玛丽亚·伊万诺娃打电话给我,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·格利戈里耶夫娜·科罗辛娜家去做客。于是,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……

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……害怕极了……

我们卧倒后,我开始观测。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,我手指一勾,他就倒下了。结果您知道怎样?我一个劲儿地哆嗦,浑身发抖,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。我哭了。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,根本不在乎。可是在这里,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?我,杀死了某个与我素平生的人。我对他一无所知,却把他打死了。

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,经过是这样的:我们已经反攻了。一次,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,大概是在乌克兰。到达那里时,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,已经辨认不清了。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,火苗渐熄,只留下一堆焦炭,剩下地基……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,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。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,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。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。从那儿以后,不管杀死多少敌人,我都无动于衷了,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……

现实不理想,理想不现实——

离异男女

□ 余静



24 “你不爱她?那为什么要结婚?”

“我当时在她那个城市算是外来户,她是本地人,英语老师,家里条件还不错,父母兄弟全是煤矿职工,算小康家庭了,别人介绍我们认识,我为了安定下来,就和她结了婚。从认识到领证不到三个月。”

“是有点儿快。不过,既然已经结婚了,为什么没想着往好处过呢?”

“她就是一头倔驴,从来不服软。时间长了,我也懒得改善了。我考到北京来,就是为了逃避那个家。”

“那这样有什么意思?为什么不离婚呢?”

“都离过一次了,总不能再离吧?”左思平似笑非笑地,垂下眼睑,但很快又抬起,迎上小影直愣愣的视线,心里突然就轻松了许多。

“你这是第二次婚姻?”方小影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这两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意外,心脏有点儿受不了。她看着他,眼睛一眨不眨地,不肯放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细微表情,生怕曲解了他的意思。

左思平扯扯嘴角,自嘲地笑笑,没说话。

“真的假的?”方小影又追了一句,她笑不出来。离婚,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词儿,在大多数人的感觉里,它还不是个寻

常事儿。不过,看他的表情,这事确定无疑了,他倒还能笑。

“真的!”左思平的笑意渐渐隐去,换了一种很悲哀的表情,看她一眼,又把目光移到很远的窗外,眼神迷离。

“怎么回事啊?”

“第一次只领了个证,不到两个月就离了,仪式都没办,就因为闹矛盾,我给了她一巴掌,她再也不肯原谅我,坚决要离。”

方小影忍不住插嘴:“你好像有暴力倾向啊,打第一个,又打第二个的。”

“天地良心。”左思平苦涩地笑,“天底下最不可理喻的动物就是女人了,胡思乱想,胡言乱语,胡搅蛮缠,有时候,我真觉得,你们说话做事完全不过大脑,活脱脱能气死人。”

“所以你就动手了?”方小影眉梢上扬,“女人本来就是感性动物,男人才更偏重于理性思维。”想到自己,又轻嗤一声,“换了我,我也会和你离。家庭暴力,有第一次,就会有第二次,不能姑息你们男人!”

“什么家庭暴力?我不过是给了她一巴掌,你就别上纲上线了。我就知道,你们女人只会维护女人,没法客观。”

“这还不算?那后来你对第二个动刀动啤酒瓶的呢,算什么?打是亲骂是爱?”

“反正都是您错。呃,你爱过第一个吗?”

“肯定比现在这个要喜欢得多。这个,我从来就没喜欢过。”

“那,后悔过吗?我是说第一个。”

“后悔有什么用呢?我去找过她几次,她都不肯原谅。后来死心了,就离了,又结了。”

“现在这个样儿,唉。”方小影斟酌着,虽说“宁拆十座庙,不毁一桩婚”,但如果那婚让人苦不堪言,还有维持的必要吗?总不能因为离过一次,就这么一辈子将就吧?我理想就觉得是很痛苦的事。”

“我也多次提过离婚,她就是不离,也许就想拖死我吧。你们女人不都是这样?还经常拿孩子说事,用孩子威胁我,说离了,我一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孩子。”

美编左思平看着老同学方小影圆睁的眼,愣了两秒钟,又一字一顿地开口了,“孩子是我的命,你懂吗?”

方小影深有同感地点头:“我懂,我当然懂,我也是母亲。”

左思平目光呆滞,沉默了半晌,又说:“孩子毕竟是孩子,大多数时候当然也是有孩子气的。但是,你知道吗?有时候我觉得很恐怖,她有时是太熟了,也难怪,她是看着我们打架长大的。我知道这很不好,很多时候就是忍不住,控制不住自己,两个人都像疯了一样,经常当着孩子的面就打起来了。”